

椰风赋

菲律宾 黄春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5·北京

椰风赋

菲律宾 黄春安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 $\frac{1}{32}$ · 7 $\frac{3}{8}$ · 153,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社目: 135-217 书号: 10309·119 定价: 1.60元

序

郭 风

黄春安兄的《椰风赋》是一本很具特色的散文集。我自己偏爱散文，愿意谈谈读过这本散文集的书稿后的一点感受，即读后感。不敢说我为此书写了一篇序文。

我记得是一九七三年左右认识黄春安兄的。当时，我刚从闽北一个山村里调回福州不久，在《福建文学》编辑部工作。当时，黄春安兄还在国内，他从晋江县被邀请来福州参加《福建文学》编辑部举办的写作学习班。时间过去已经逾十年了。但我一直记得春安兄具有闽南人的豪爽性格，为人正直。最使我难忘的是他孜孜不倦地专志于散文创作；我发觉他心中似乎有某种抱负，此生此世，在文学领域内专心致志于散文创作，而不旁涉其他文学体裁。这情况似乎与我有些近似，我自心中暗自引为同道。一九八一年十一月间，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菲律宾。在马尼拉以及怡朗等市的华侨、华裔中，有许多作家和诗人。一日，他们约定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到“中国城”的福建会馆里见面并举行座谈。我在福建会馆的门前，看到黄春安兄从热烈欢迎我们来的当地华侨领袖和菲华作家中间走出来，和我握手：

“我在驻菲大使馆里看到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名单中，有您的名字，高兴极了。此刻，我真的能在国外看到您，看到家乡和祖国的亲人，心里很激动！”

他更紧地握我的手。目光中闪耀着一种深情。我能够感受到，他在我面前不能自禁地流露出来的这种深情，溶化着一种乡情，一种对于家国故土的深深的爱情。我们在菲律宾访问的日程，安排得很紧。记得访问碧瑶市回到马尼拉的次天，整座吕宋岛遇到台风袭击。台风一过去，春安兄便赶到我们的驻地来，一定要我和他一起到附近一家中国酒馆小聚。我只好答应了。席间，我知道他到菲律宾后，经营一种花卉、盆景和其他园艺的行业。而主要以业余时间从事散文创作。他说：

“在这里，专业创作是不可能的。我得找一项谋生手段，然后才能以自己的全部精力从事创作——我将终自己的一生，写散文。”

他笑了。当时他大约四十开外，却真的如我在若干年前在国内见到他所设想的那样，他有一种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创作的坚强信念和抱负，从内心对散文发出某种信誓。老实说，春安兄对于散文创作的执著和热爱，使我深受感动。我在心中想，爱使他在散文创作领域内的探索和追求取得成就，爱给他以应有的报偿。在菲律宾时，我看到他的一些手稿（有一些手稿，我带到国内发表了），已有这种感受；此次，我用两天的时间，读了《椰风赋》的全部书稿，以上所述种种——包括回忆和感受，又反复地浮现于我的心中。

对于《椰风赋》，还有一种突出的感受是，在春安兄的散

文中，注满着一种作家对于故乡土地和人民的愛，注满着一种作家对于热带的千島之國：菲律賓的土地和人民的愛，洋溢着一種作家對於存在中菲人民之間的古老的、傳統的、常青的情誼的贊美。在這本散文集中，作家所表現的情感不僅美好，而且是自然、真摯、樸實而又熾熱的。我以為，作家所欲傾吐的情感，一一溶化於對於菲律賓山川、海灣、熱帶林木以及風俗、人情，特別是華僑與菲律賓人民之間的交往的生動，獨特的描繪。這就使得我讀了《椰風賦》的書稿，深切地感到它是一部頗具特色的散文集。

我從這部散文集的某些篇章中（例如《美骨椰濤》等），得知春安兄所經營的園藝行業，使得他必須深入到菲律賓一些島嶼的深山密林中，使得他能與菲律賓的勞動人民相接近，凡此種種，又使得他要到許多別人不易去的热帶村寨以及野林，使得他比較諳熟菲律賓的風習民情。我以為，這可能是春安兄的散文作品得以發出某種异彩的重要因素。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接受出版《椰風賦》，使我感到很高興。我相信這本書在促進中菲人民之間的了解和友誼，能起某種積極作用。順便在這篇讀後雜感中，談一點情況，一九八一年十一月間，我們訪菲之行結束，行將回國之前夕，春安兄贈我一包花種。這是熱帶菊花的花種，它們在我寓所的陽台上發芽、成長和開出色彩繽紛的花朵。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福州

目 录

第 一 辑

亲人信笺	3
春雨飞舟	8
故乡的荔园	13
绣女春秋	19
菊黄蟹紫	24
误将高雅匹婵娟	29
中国公园	33
故乡土	38
桐江春曙	44
游子情	51
南曲	57
刺桐的怀念	62
第二故乡	66
北斗星	71
清甜东溪水	76
月是故乡明	82
阿苹	88
一支平凡的烟斗	95
落叶归根	102

第 二 辑

美骨椰涛	109
福建茶	113
血盟节	116
雨花台石	121
玛查莎的故事	127
索索贡纪游	132
文化使者	137
友谊的桥梁	143
歌唱吧，白龙腾	148

第 三 辑

椰风赋	157
仙芭菱沓	162
马湾夕照	167
伦礼沓抒怀	172
珊瑚王国	178
椰树之歌	183
那温拉情思	188
松市之恋	193
吕宋掇拾(三题)	198
千岛小景(三题)	207
路岛浅吟(外一章)	217
后 记	223

第一辑



亲人信笺

最能慰藉异国他乡游子一颗离愁别怨的心，是一封封来自故乡热情炙人的信笺。

一封封信笺，经过长途的辗转、千山万水的奔波，才能到达游子的手上。有的信笺也许雨水浸湿，模糊了字迹；有的信角磨损，也许是绿衣使者辛累的汗渍；有的信封用火炙熏，仿佛显示火急的重要。一封封信笺，象一片片自北方飞来的彩云，象一只只鸿雁捎来的喜讯，轻轻地飘散在这蕉风椰雨的千岛之国。不，那是多情辛勤的绿衣使者，冒着炎炎的骄阳，顶着骤雨阵阵，寻找着一条条交错复杂的街巷，繁花簇锦似的商号或院宅，亲自把这一封封寄自故乡亲人的信笺，细心地递给思亲怀国的游子。

在这千岛之国的菲律宾，凡有本地土著聚居的地方，几乎就有华侨华裔在那里谋生创业，就有他们健美的身影、劳动的笑声、稳实的步伐。除了繁华的首都马尼拉市，在州府山顶的高山平原，在橡胶蔽野的岷兰佬，在茂密的美骨椰林，多少游子接到一封封来自故乡的信笺，就象发现一宗宝藏似地高兴，象娶来了漂亮的媳妇那么喜悦。不管工作再忙、劳动再紧张，也连忙停下手中活儿，拆开信笺，一

字字一句句地读着、看着。有时迸发出激越的笑语串串，有时扭着家人肩膀，将信中的喜讯朗读起来。于是，欣慰地沉浸在欢乐中，仿佛此时伫立长城八达岭，为祖国的建设而自豪；仿佛漫步故乡闽南的荔村，红荔串串，歌声悠扬；仿佛看见睽别多年的慈母，在村头合欢树下向绕膝的儿女讲述古老民间故事……他们从故乡来的信中获得一丝一缕的有关祖国建设的珍闻，故乡的巨变，亲人的近况，寂寥的心间搅起欢乐的浪花，泪花不禁洒湿了衣襟，哪怕更深夜阑，还是展阅着寄自故乡的信笺，一遍又一遍地念着，读着，思忆着……

长年累月，菲律宾首都广场伦礼查旁的中国公园，那绿荷戏水，金鱼漫游的池畔凉亭上，多少怀念故国亲人的游子，当凌晨的雾幔尚未隐退，就聚围一起，把接之故乡信笺的消息互相传告。他们每个人都象喝下五瓶蜜汁，心间总是甜滋滋的，话语是那么真挚，耿直。你看，这位鬓发斑白的老华侨，欣慰的泪滑下腮边。他把自己读完的信递给其他同伴，激动不已地说：“祖国实在伟大，三十多年企望寻找拆散的胞兄，现在已经由政府费尽心血，查询七省二十一县，访问数百人，真正把战争中分散的胞兄找到了，他现在正在一间大学当教授……”

每天黄昏的马尼拉海湾的椰树下，散步的游子经常聚在一起讲古论今，而更多的是掏来自故乡的信笺，谈论着祖国的建设成就：

“我阿姐信中说，厦门北端的高崎飞机场，正在修复和扩建，将具有香港启德机场那样的现代化设备，方便海外华侨回乡探亲游览……”一位女华侨捧着信笺，向围聚的人

们念着，象在宣布一项庄严的政令似的。接着，热情的议论顿时象春潮暴发：

“不久，咱们可以直接返国，看一看鹭江帆影，鼓山叠翠！”“返回闽南啖荔枝龙眼，顺便带去新鲜芒果，家人也可以尝到热带的果香。”

呵，一封封来自故乡亲人的信笺，奉告着一则则喜讯，怎不叫海外的游子日日夜夜缅怀伟大的祖国，缅怀日新月异的故乡？怎不勾起游子返国观光的心愿？

去年暮春，我自马市往千岛之角的纳卯市接洽一宗土产贸易。当夜歇宿在一位老华侨陈旺家中。他年近古稀，热情好客。夜里，他用颤抖的双手，从床下皮箱内取出一叠叠厚厚的陈旧的信笺，高兴地摊在桌上，象是逢到久别亲人似地迸发心间真诚的话：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一年年一月月来自故乡的信。那些陈旧的是早年发妻写给我的，妻子亡故，接着又是儿子写给我的。一封封都象集邮者年久月深收藏积存起来的珍贵邮票。每当惦念亲人，寂寥的心难以排遣的时候，我便读着已经读了不知几遍的信，自慰的浪花便洋溢心坎……”他选着一封昨天寄来的信，激动地告诉我：“我儿子念完武汉测绘学院，分配在勘测工程队工作。最近完成的葛洲大坝，我儿子也参加勘测部分工程。”接着，递给我一张他儿子在葛洲大坝施工的照片，令我感慨万千：今天华侨眷属的儿女，象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被国家重用，能够在世界闻名的大型水电站施展才略，多么使人感到欣慰和自豪！

返回马市的夜里，椰叶轻拂窗棂，明月挂在棕榈梢，我

激动得难以入眠，又取出寄自故乡慈母的信，它象一阵春雨轻洒在我这阔别故乡多年的游子心田，信中的话是慈母殷切的嘱咐与召唤：“儿子，咱们姑嫂塔下的故乡，如今开拓着宽阔的公路，汽车马达响不断，把丰收的鱼鲜运往冰冻厂，把五彩缤纷的工业用品运到侨乡，人民逐渐富裕起来，进城穿着时髦的皮鞋，家中有了电视机、收录音机……请把这故乡巨变，转告在台湾的伯叔公，在他认为适合的时机返回大陆观光吧，也能修葺一下祖公的坟墓！”

慈母信中的话，令我欢欣鼓舞。月已西斜，我还没有丝毫的倦意，我仿佛背着行囊，乘着飞机到了香港，又登上鼓浪屿号客轮返回闽南的故乡；仿佛置身在姑嫂塔下的故乡，看红瓦白墙的楼房栉比毗连，条条公路车如龙马如水，村头老榕树婆娑起舞，迎迓故人归国观光……时而，我的脑海又仿佛从那遥远的地方，飘来了一片惨淡的乌云：三十多年前，在这蕉风椰雨中接到的故乡信笺，几乎全在告诉一桩桩胆战心惊的消息：

“村中染上鼠疫，您那聪惠的妹妹阿兰也不幸夭折，年仅十三……”“黄吴两姓又掀起大械斗，村头筑起枪楼，田野荒芜，许多妇幼漂流异乡行乞……”“阿婶唯一的儿子缴纳不了壮丁税，被抓去当兵，三年杳无音讯，她孤苦伶仃，三日无一餐，无奈悬梁自尽……”我倚窗喃喃自语：过去，寄自故乡的一封封信笺，记载多少凄风苦雨，故乡的相思树栖着撕人尸的乌鸦，合欢树吊着被逼死的儿男。今天，寄自故乡的信笺，一张张都是喜帖，恳切热诚地召唤睽别多年的游子返国省亲，亲眼看一看故乡的新面貌。寄自故乡的信笺，一张张都仿佛能闻到稻谷芬芳，都仿佛能看见当

年寥寂的和尚山变成花果园，春天，桃红柳绿，蝴蝶翩翩；秋天，柑橘累累，歌声串串……

呵，最能慰藉海外游子之心，是来自故乡一封封喜告祖国建设成就、故乡巨变的信笺，哪怕是一鳞半爪，一丝一缕，都能汇成巨大的鼓舞力量。象一块石子投入游子心湖，溅起朵朵快乐浪花；象饮下一杯中国纯制陈年老酒，令游子翘首北望而陶醉自豪；象呷一杯龙井茶，宽解着惆怅的思乡怀国的情怀呵！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于马尼拉

春雨飞舟

春天的一个早晨，细雨濛濛。晋江水象一条玉带轻轻地飘撒在泉州平原上。突然，一只舢板飞向平阔的江心，舢板上堆迭着一捆捆树苗。船头站着一个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老汉，手中的竹篙熟练地左点右扬，仿佛在倾吐着满怀的喜悦。他就是朝阳华侨果林场研究亚热带植物的老归侨黄仁伯。

仁伯，今年六十九岁，头发斑白，满脸皱纹，容颜却还红润，骨架子十分硬朗，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历经风霜的人。

四十年前，黄仁伯与有着培育果树技艺的父亲，在荒芜的大孤山辛勤地垦植五、六亩果园。当数百株龙眼、荔枝和水蜜桃栽活的时候，地主王霸爷仗势欺人，说大孤山早在百年前就是王氏家族辖地，任何人不准动它一锄一铲，硬把垦成的果园夺走了。仁伯的父亲与王霸爷拼命，被王活活打死了。地主要斩草除根，派人到处抓黄仁伯。黄仁伯被迫离开了家乡，临走前，他抓起一把大孤山的土，搓了又搓、揉了又揉，忍不住泪如雨下……从此，黄仁伯离乡背井，飘泊海外。在那举目无亲的异乡，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同样得不到半点温饱。于是，他离开了马尼拉那

可咒骂的生活，搭车到了州府的美骨绿椰耸立的原野，寄望与菲律宾人一样辛勤投入种椰植咖啡，用辛勤洒下的汗水，获得丰硕果实。在那寂寞的山峦之间生活，多少乡愁象海滨滔滔不息的浪涛袭击着心坎。白天，他爬到高高的椰子树顶，望穿茫茫的大海，眼前出现了旧日耳鬓厮磨的苦难伙伴；夜晚，他睁着不眠的眼睛，望着闪烁的北极星，追忆着故乡的一草一木，心里非常思念祖国、故乡和亲人。“祖国就在北极星那边，然而，我们还有祖国吗？”

一个晴朗的日子，皮肤黧黑的伙伴阿赤象旱鹅逢甘泉，眼眶缀着激动的泪花，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告诉仁伯：“我从孟买来的中国海员的收音机里，听到了北京的声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仁伯听后，热泪就象脱串的珍珠，滑过他那枯瘦的脸颊，挂在他那乱草似的胡子上。在他的眼前仿佛呈现巍然壮观：逶迤万里的长城，矗立蓝天中的天坛，朝霞沐浴下的上海外滩；仿佛呈现闽南故乡的辽阔绵延的桐江，江上一时桅樯如林，轴轳相接，由浩淼的大海破浪长驱而来……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无比兴奋，紧紧拥抱着阿赤，从心里迸出激动的话：“阿赤，我们有祖国了！我们的故乡肯定有穷人立足的地方了。我们要回去、要回去，流汗也要流在自己的土地上！”

仁伯积蓄了川资，收拾了简陋的行李，便乘搭菲航班机到达了香港，又转乘火车，从九龙经过洛湖桥，再驶往祖国南方的大门广州。他的心里仿佛兜着无限的欢乐和喜悦，又连忙搭车到达当年不忍离别的闽南故乡。他看见故乡的青山绿水，看到故乡人们丰腴的脸上洋溢着激情，不禁热泪洒浸衣襟。他在故乡停歇还不到三天，便又拎着简

陋的行李，怀着建设家乡的火热心愿，来到了华侨果林场。他见到了果林场的负责人，便爽朗地说：“分配我干活吧，别看我年纪老，可还能工作。”他在华侨果林场亚热带苗圃当上了技术员，实现心蓄已久的志愿，为祖国培植更多更好的亚热带植物苗……

烟雨下，仁伯不停地挥舞手中的竹篙，沉重的小舢板在碧波万迭的晋江行驶，竹篙到处，浪花朵朵。它们的欢腾、跳跃，象是在向仁伯问候致意：仁伯，你这个华侨果林场亚热带植物研究室的老技术员，今天冒着春雨，满怀急切的心情，载满一捆捆的绿苗，亲自驾驶着舢板要驶往何方？

嗯，一个月前，深林湾林场派两位印尼归侨姑娘阿珊和阿杏拉姑娘来到华侨果林场，订购三百株油棕苗，五百株椰子苗，八百株橡胶苗，还有一批木麻黄和相思树苗，准备在海湾风沙之地开辟一个亚热带植物场。黄仁伯正是由华侨果林场派去接待和选购这批订货的负责人。他看见这两位姑娘，身材壮实，皮肤黝黑，剪着短发，穿着朴素，估计曾经在风雨中滚过几年泥巴沙土，尝过种植艰巨的滋味，心里充满着自豪和喜欢。于是，他领着这两位姑娘参观在溪沿的椰树苗和在大孤山下的油棕及橡胶树苗，还有山坡陡岸的相思树和木麻黄，他边介绍边了解她们准备新开辟亚热带植物场的各种条件。当仁伯从中了解深林湾临海风大，土壤盐分重，便劝她们：“你们先回去，如果天气适合，我们会把订购的株苗亲自送去，请不要特地派人来运载。”阿珊姑娘想不通，以为仁伯思想保守，不愿把这珍贵的亚热带植物苗卖给深林湾林场，便用不客气的口吻询